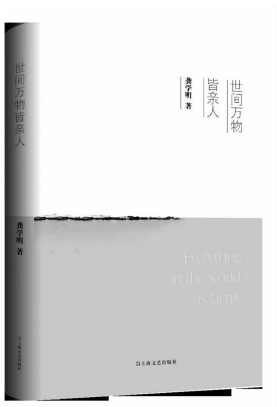
万物沾满情感的芬芳



《世间万物皆亲人》
龚学明
上海文艺出版社
2020年4月

龚学明先生的诗歌，从万物入手，让大自然和生活中的每个微小生物都具有了生命的灵性，都和诗人成为亲人般的对话情态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观，有了哲学的诗歌自成高格。这是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创作都难以发现的隐秘。

当万物有灵的传统在诗歌中呈现时，我们似乎就恢复到了古老的传统。抬头三尺有神灵，中国民间最为朴素的伦理训诫经过艺术的传达，那就是举手之间都是亲情。人类只有在和大自然和谐相处、平等交流中，才会体会自然之美、自然给我们的滋养和恩情。所以诗人要写到树木，写到河流和雨水，写到街道上的落叶、板凳、灯火、雪花、各种植物和花朵。这些都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也因为对生活万物的关注，他能身临其境，万物皆着我之色，故有《不闻不问》中诗人写道：“有时我们对雪不闻不顾/雪落城市，也落荒野/唯人间惊慌或欢喜，而山中/沉默如旧，雪落无痕/石阶引导我们向上/树依偎寺庙安心/我们死过，活着，只是/再来一遍。”在我们与雪的景况比照中，诗人看到的是生死的轮回，人淡如菊的意境。看到了人和雪的同与不同。同样是写雪，在《反光波动》一首里，他写道：“在南京，一场雪下得树/莫名其妙，又透彻心扉/冬天的趋势持续/由惊讶，麻木，到接受/有三个月的时日”。写这些雪中的树，诗人基本上是贴着人在写，经过连续凛冽的考验或挫折后，内心世界对灾难和考验的持续接受过程和变化历程形象生动。甚至具有灾情心理的共相书写。

在《我童年的银杏树》里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诗人温柔地对一棵银杏树细致的观察，而那棵银杏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家族的温暖和力量。甚至于看到了自己的父亲。在花草树木的代代更迭中，诗人更看到了生命生老病死的必然。在写这些永恒主题时，他的笔触尤其显得从容。《多余之物》里，诗人对落叶的描述体会出诗人宽阔的眼界和心胸，这是境界的高下，也是诗歌优劣的分野。“而大自然，比人类更细心/冬天是一次深刻的安排/清除丰富的视觉/让树回到贫困的开始/让河面辽阔/便于谛听。”

在《干枝杜鹃》一诗里，我们更是从诗人的感受和观察里，读懂了亲情的牵挂和对其浓重的寄托。而在2020年春的大疫情里，这首诗歌尤其让人读来深有触动。“我们在寒冷中度着节日/靠亲情取暖/远行的注意力集中在/每日的天气和亲人的表情/在担忧和喜庆中交替”。如果这些活态的生物是诗人眼中充满情感的世界，那么静态的万物恰好又成为他丰富视野中的另一份馈赠。一张桌子、一个板凳、一节木偶，看似无生命的存在，在诗人那里也是另一个生命的前生今世，讲述着你无法轻视的命运。比如诗歌《板凳》《木偶》，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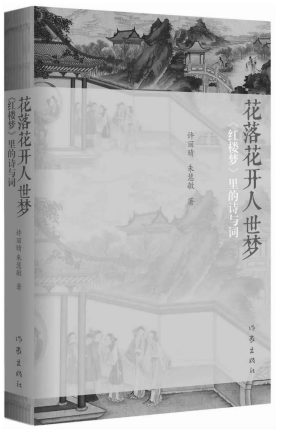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有哲学的视角，龚学明的诗歌又具有了自己的艺术风格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：第一，和自然平视。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在诗人眼中都是带有情感的生命体，和它们的交流，感同身受，就看到了人类自身的境遇。这是写作的策略也同时形成了风格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平视让诗歌的描述和叙事如同和亲人的对话，朴实自然毫不造作；第二，触物皆成诗篇。窗帘上的图案、羽毛、水仙等，生活中抬眼所见，行走所闻的事物，微小得常被忽略的日常，在诗人那里都蕴藏着和生命、个体意义重大的秘密。它们关联着成长，关联着梦想，关联着一个人内与外的精神世界。所以，他在表达时需要凝神静气，需要近乎冥想中的言说。所以，你看到的语言是简单的口语式的，但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跳跃又是极具现代和前卫的，这样带来的诗歌的阅读空间极大；第三，迂缓和从容的节奏，深情而浓重的情绪。白话诗歌发展到今天百年过去，一直没有更改的就是其抒情性。没有情感表达的诗歌一定是苍白的，但抒情不代表单向直抒那种简单化的直白的表达，标语口号的诗歌方式常常将诗歌艺术庸俗化了。而不同的现代诗人在表达时的方式各有不同。龚学明的抒情方式基本上是克制和隐忍的。对生命的美和善，对人世间的假和丑，在他四季轮回的文字里，在他对二十四节气的中国化的表达中，都有自己坚持的立场。

读懂现代诗歌，培养诗歌读者，是多年来致力于诗歌教育和传播的诗人的责任。好的诗歌一定是有浓重情感的，有深刻思想的，对现实有关怀和温度的。在表达中，不能是键盘的分行汉字书写，它有自己的方式和难度。所以现代优秀的诗歌是不可复制的，每一个生命个体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感受，因此优秀诗人的语言和表达就形成了自己的符号特点。解读他们的诗歌抓住他们的诗歌密码，基本上就能破解诗歌的奥秘。龚学明的诗歌是面向大自然的，他的诗歌是人与自然平视的哲学；他的思想又是面对日常的，是从自然万物中寻找现实生存的理想国，为现代人的生命寻找修复和治疗；同时他又在不断寻找创造性的文体突破，用他的言说表达不一样的诗体写作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、充满创造活力的现在的他。

总之，龚学明的世界是丰富的，因为他视万物为亲人；他的品质是高贵的，因为他让自己的创作达到了自觉的高度；他的诗歌是优质的，因为他找到了与之匹配的哲学观。诗人的创作达到哲学高度时，他的诗歌就有了深刻的灵魂。

马知遥

姊妹倾心解“红楼”



《花落花开人世梦》
许丽晴 朱慧敏
作家出版社
2019年12月

《花落花开人世梦》，从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曲联入手，鉴赏品评《红楼梦》，令人有返璞归真朴实无华之感。

《红楼梦》毫无疑问是一部伟大的小说。关于解读《红楼梦》的各种文本，更是如过江之鲫，如汗牛充栋，如漫天繁星，如繁花满眼，各种刊物、学会也是此起彼伏，各张旗帜，各有地盘，或彼此呼应，或鸡争鹅斗，或你我狼狈，或挟枪带棒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各领风骚三五天。不说一代又一代红学家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，不说多少严谨学者醉心红学的呕心沥血兀兀穷年，王蒙说《红楼梦》也是颇有心得见解灿然，王蒙的同行与曾经的同事刘心武对《红楼梦》更是沉浸其中乐此不疲，续写《红楼梦》，提出建立秦可卿的专门学问，被王蒙奚落为“走火入魔不能自拔”。但江苏是这些四大名著所谓明清小说的重要发源地，这一方水土的众多红学爱好者，不去故作惊人之语，不去抢占媒体制高点说些无关红学痛痒的车轱辘废话，他们深入文本之中，虽然不是专业的学者，却居然把《红楼梦》中的所有诗词、楹联一一誊抄收集起来，条分缕析，详加分类，然后再一一加以注解、翻译、鉴赏，这样看似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笨功夫、扎实功夫，还是很令人敬佩必须点赞的啊！

收集整理《红楼梦》中的诗词，需要硬功夫、笨功夫，而就这些诗词，再参酌各种解说、评点，融会贯通，反复比较，耗神费力，对这些诗词，进行恰如其分的翻译、鉴赏，并不仅仅是进行知识上的梳理，而是还要深入文本之内，回目之中，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说，没有一定的功夫与功底，是断难做到的。作者按照每一个回目的顺序，从《石上偈》开始，一直到《结偈语》，细细读来，深入其中，实际上是以诗词来切入《红楼梦》的独特解读方式，别开生面，别有趣味。第五回中的判词，自然是《红楼梦》中的重头戏，作者对此也是浓墨重彩，反复解读，玩味再三，入戏很深。而此回目中的曲，多为《红楼梦》自创，无论是“枉凝眉”“喜冤家”“留余庆”，还是“飞鸟各投林”，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曲，但经过该书作者的一番集中陈列，彼此比较，更为凸显出来整部小说的构思巧妙匠心独具。

以往读《红楼梦》，或因年龄轻狂之故，囫囵吞枣，一目十行；或因情绪心情左右，追踪情节，对吟诗作赋，彼此唱和，总觉得无病呻吟，炫才逞技，令人有审美疲劳之感；或因被一些红学家误导，斤斤计较于所谓的索隐比附，忽略了整部小说的完整丰富体大精深，但因该书作者的这样一番梳理，从诗词曲联的角度审视《红楼梦》，却发现不仅仅是才子佳人的《红楼梦》，不仅仅是悲戚愁绪哭哭啼啼的《红楼梦》，其中有道、有佛，还有史。第五十一回中的“怀古诗十首”，有赤壁怀古、交趾怀古、钟山怀古、淮阴怀古、广陵怀古、桃叶渡怀古、青冢怀古、马嵬怀古、蒲东寺怀古、梅花观怀古，篇篇精彩，令人叹服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大观园里，荣宁府内，并不全是争风吃醋家长里短一地鸡毛，这里也是有家国天下历史忧思谈古论今的啊！

《红楼梦》中的《葬花吟》《秋窗风雨夕》《桃花行》《芙蓉女儿诔》，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名篇佳作，深受《红楼梦》影响的作家不计其数，而读该书作者对这些名篇的解读阐述，会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已经故去的海峡对岸的高阳先生、去年病逝的二月河先生、目前仍在奋笔不辍的贾平凹先生，为何会提到这三位先生？高阳解读《红楼梦》，有系列作品，森然而立，自不待言；二月河的“晚霞系列”，尤其是关于魏东亭这个人物塑造，处处都有曹家人身影的卓然风采啊；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中有小说主人公金狗去祭奠自己的发小朋友雷大空的长篇诔文，不活脱脱就是《芙蓉女儿诔》的现代版嘛。

该书作者，彼此是表姊妹，自小喜爱《红楼梦》，虽然岁月蹉跎，时光流逝，但爱红、醉红、迷红之心，坚如磐石，不可更易。两人虽一在金陵，一在昆山，但《石头记》让她们彼此挂牵，痴心殷殷，石头城下，昆山之侧，彼此切磋琢磨，不计寒暑，乐在其中，终成这《花落花开人世梦》。若问作者为谁？金陵许丽晴，昆山朱慧敏，皆《红楼梦》的隔代知音也。

雷雨

流于表面的浮躁与浮华

《名流之流》
丁捷
江苏人民出版社
2019年11月

名流之流，到底是什么流？丁捷写道：“现在的大小文化名人们，除了旅游，一般不接触风雨阳光，骑自行车乘公交一定是为了偶尔体验生活的。营养过剩，白，胖，表情放松，自信地微笑，高傲地点头，温暖绵和的手，礼节性地与你轻轻一握，矜持、涵养，像电影镜头里的大儒雅。”

在新华社的专访中，丁捷说这是一个全新文体的作品，它用随笔散文的形式来呈现当今社会上一些比较浮躁的、浮华的现象和心态，以他个人的视角见闻为线索，写了一些故事，写了一些见闻，写了一些感悟，应该说是温和的批判书。

那种婚恋不堪的“国际女神”，我们身边不乏其人；那位职称不顺的“副名人”，我们似曾相识。那些恶俗的故事会，俨然以大观园的面目出现；那场云里雾里的同学会，自然幻化成名利场。那类不伦不类的先生声讨会，暴露了女名流的软弱；那轮不真不假的国际婚姻潮，炫耀着女明星的虚荣……丁捷笔下的这些名流，虽然表现不一，却都有着相似的面目：“住别墅，配助手秘书，每天像华威先生一样在场子间奔波，像领导那样坐主席台，做‘重要讲话’而不是学术报告，甚至频繁婚变，挎着孙女辈的娇妻而被舆论高调赞叹风雅……这就是他们嘴巴里抨击、身体却乐此不疲行动着、骨子里向往追求的荣耀人生。”

“变相怪捷”，这是丁捷的微信签名。一开始我很奇怪，他为何会为自己取这么一个名字呢？现在看来，这个名字很好。变，变的是人生格局，变的是文章格调。一个好的作家，必是能包容、有弹性的。题材的开阔、体裁的多样，文学上攀登、书画里涉足，这些都是丁捷的“七十二变”。所以，在别人的“荣耀”里，他写“哭着辞年，笑着守岁”；在自己的反思中，他说“严母笑醒，慈母哭瞎”。

似水的年华里，怪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尽管似乎熟知他的艺术人生，我却无从猜测。未知的创作路上，他还会怎样变？尽管一直关注他的人生艺术，我却无法预言。不能预言，无法猜测，我还是可以链接可以纵横的。

日本作家夏目漱石，被人们当做“奇怪的人”，被人们视为“不近人情”。但这种“怪”，正是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必备素质，也是最终成全一个好作家的难得禀赋。心怀慈悲却也锋芒毕露，才华横溢但又特立独行，这是“灵魂作家”丁捷的“怪”。他用最辛辣的文字、最幽默的语言，一语道破时代“怪现象”、精英“怪现状”。

我佩服这样的“变”，我也为这样的“怪”叫好。

周淑娟